

寂寞吸血姬

五界

长生与美貌，终究弥补不了无边的寂寞
一只鬼，不幸爱上了人，到底宿命难逃
二〇〇六版『夜访吸血鬼』



VAMPIRE | 5dom

妖姬·暗著 作家出版社

寂寞吸血姬

VAMPIRE

作家出版社

暗川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寂寞吸血姬/暗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6. 1
ISBN 7-5063-3538-7

I. 寂… II. 暗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50866 号

寂寞吸血姬

作者: 暗

责任编辑: 启 天

装帧设计: 剪刀工间

装帧设计: 艾 格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389299 (邮购部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.net.cn

印刷: 北京京北制版厂

开本: 880 × 1230 1/32

字数: 120 千

印张: 7.5

插页: 2

印数: 001-20000

版次: 200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3538-7

定价: 18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某天，当我笔直穿过圣马克广场，风吹起我黑得发蓝的长发，沉沉地流水般泻在肩上。身旁众人的目光步步紧随，我有些叹气。来了多久了？当那些金发碧眼的美少年不再有魅力，威尼斯的日子便有些乏味，我开始想去中国。

其实，我之现在，开始的源头，就在中国。

那一年，我十六岁。

天真烂漫，被父母捧在手中如宝似玉，我美丽、骄傲、尊贵、自信，总以为世上一切，全会自动臣服在脚下，所以当那个男人立在面前，他含笑调侃的目光立刻激起我愤怒。

他是一个苍白而俊美的男人，目光阴郁，衣着怪异，行动之间带着不可抑止的颓废慵懒。他看我，不是惊艳，只有沉思。

“你真真是个美丽的女人，”他仔细打量，叹气摇头，“可惜，总有一天也要老弱色衰。”

居然有人胆敢这样羞辱我，这句话，与其说是冲撞，不如说是点到了痛处，我忍无可忍，挥手给了他一鞭子。

要到很久以后，我才明白，这一鞭子的代价有多么昂贵。

长鞭扫在他脸上，鞭梢翻卷，在皮肤上击出血痕，可是一瞬间，

那道血痕便消失了。

“妖怪！”随从们大呼救。

慌乱中，有人伸手拉我：“郡主，我们快逃。”

我不可置信，呆立在原地，只是盯着他不放。妖怪？难道就是这样的？

对面，他已伸出手。修长有力的手臂，如柔风吹拂大地，只轻轻一触，保护我的侍卫便吐血倒地，余者更是恐惧失措，他们抛下我，自顾自逃命奔开。

他又伸过手来，这一次，奔向我。

“别……”我突然知道害怕，拼命要避开他的手，“求求你，别杀我。”

黑夜中，他咯咯地笑，身上的黑衣与四周混为一体，我根本看不清他是如何动作，只觉得耳旁响起风声，我们腾空而起，在他的怀里，我惊骇莫名。

他拥着我，如一只捕食的大鸟，穿过小街，越过城墙，连绵的林木从脚下掠过。离家多远了？我不知道。终于，他把我放在一片坟地中。

“救命！”我只叫了一声，便知道是蠢举。他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求求你，别杀我！”我再一次讨饶，生命对于我来说是锦绣前程铺地，我才尝了点甜头，不想这么快失去。

他微笑，低身过来看我，暗夜中，他的双眼闪闪发光。

这一刻，他看上去是个男人。

我稍稍镇定了点，只要他像是个人，哪怕是一丁点儿，我就可

以不死。

“求求你放了我吧，我父亲是咸阳郡守，他会赐你无数珠宝财富。”

他摇摇头，将手放在我面颊上，轻轻抚摸。

“他同样可以赐你无数的美人！”我紧张起来，皮肤上暴出粒粒疙瘩，“各种各样的美人，每一个都比我鲜妍漂亮！”

“哦？”他不停地打量我，上上下下，犹如在估算评价。

“求求你，我发誓，他肯的。”我探不出他的意思，绝望无奈，惊惶中还是痛哭出了声音。

“嘘。”他轻轻止住我的悲泣，凑过身子来，在我耳根舔吻。

我更害怕了，他竟然对我有兴趣？这样一个妖怪，他会不会吃了我？

“来，让我好好看看你。”他柔声说，起手松开我的发髻，钗环珠花叮叮当当落了下来，长发立即披满一身。

“多么美丽的头发！”他惊叹，用手搭起一缕，“如上等丝缎般柔滑生光，我很喜欢。”

其实离近了看，他才是个美丽的男人，有着俊秀的轮廓面目，身体舒展修长，可是，我心悸于他阴冷的面色、怪异行为，心思无法捉摸。

我张了张口，可说不出一个字，如同挣扎于午夜梦魇。周围是凄凉寂静的坟场，而一个黑衣诡异的男人，他正仔细地观察我，那目光，已不是一个男人在看女人，却像一个商人在挑他想要的货物。

他解开我的裙带袍襟，露出身体，认真查看每一寸肌肤，连指甲也不放过。虽然惊骇莫名，我可无力抵抗，他的目光似有魔力，



我不由自主，浑身瘫软如泥。

“不错。”终于，他低笑起来，满意地点头，然后，俯下身，舔我。

我十六岁，并没有近身过男人，最亲近的男人是父亲，连我的未婚夫婿——杰，都没有真正触到过我的手。

这样的接触陌生而强硬，我无力挣扎，眼看他凑过来，冰冷的唇贴在我的颈上。

冷，真冷，如玉石一样的冰凉，他竟是没有温度的。

我急急喘息，浑身发抖，任他覆在身上，仰起头，遇见一轮明月清冷无情。

他缓缓地移动，舌尖滑过我的耳垂，突然，向后翻身而起，面上，露出两支尖尖獠牙。

我骇极大叫，他却强按住我，双手牢牢将我制住，俯身过来，长长利齿刺咬进皮肤。耳旁，有咕噜咕噜的声音，是他在吸我的血！四周极静极静，我甚至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在吸吮声中渐渐由强转弱，人受惊吓到顶点时反而会镇定下来，这一刻，我甚至在奇怪自己怎么会有这许多的鲜血。娇生惯养的一生，平时连擦破块皮肉也算大伤，当此刻，鲜血汨汨涌出，我才开始明白生命的意义。

可是已经晚了，我只觉浑身力气外泄，由那个小小的创口流失而去，我无比恐惧，甚至忘了疼痛。

如一只瘪了气的皮球，我渐渐神志昏迷，他却突然停下动作，俯身在上看我，面上犹豫不决，反复沉吟不定。我早已眼花魂散，朦胧里仿佛见到他唇上殷红，点点滴滴都是我的生命。

我突然头晕，只好闭上了眼睛。

在此时，却有温湿的液体溅到脸上，他抬起我下巴，把一样东



西硬塞进我嘴里。

本能地，我张开嘴，任一股腥甜的汁水涌进口中，开始的时候，我呛了一下。

“慢慢来。”他说，捏着我的颌，引导我吮吸吞咽。

那是鲜血，他的鲜血。待我再有些力气，睁开眼来，可以看到他腕上的伤口，正汨汨流出红色。咸、甜、浓、郁，血液原来是这样的东西，我只觉自己慢慢地无法控制，虽然心里厌恶着，身体却渴望地凑了上去，含住那脉井源，深深汲取。

不一会儿，他缩回手腕，但我的唇仍连在他伤口上，他用力扯我，如同拎着只蛆从腐肉上剥落，一抖手，把我抛在一边。

我仰面倒在地上，腹中鼓胀，喘息咻咻，仍是意犹未尽。

他也在喘气，面色更白，一眨不眨地看着我，问：“你冷不冷？”

冷？喝进去的鲜血明明是温热的，从那个男人身上流出，说不定还混杂着我自己的成分，我能感觉到它在我身上蠕动，一寸一分，似乎正渐渐变得冰冷，冷到如雪刃刺人。

我抱住身体，在地上翻滚起来，体内一截截地仿佛已在结冰。

“冷，”我哭泣，哀求他，“救救我。”

没有人伸出手来，周围一片死寂。

我觉得自己这次是真的要死了，这感觉比刚才被吸尽血时还要深刻鲜明，但痛苦并没有导致死亡，我的神志越来越清晰，一寸一分，分明感到自己的变化。饱胀在胸中的水分如同自己生了脚，在四下飞窜，每到一处，便被冰棱杀个血肉模糊。

“啊——嗯——”耳边有人在嚎叫，却是我自己在大声呻吟。

我在冰寒剧痛中沉浮磨难，死去活来，不知过了多久，等再一



次立起身来，是在那个男人的搀扶下。我浑身无力任他摆布，他将我靠放在一块墓碑上，然后，从身上摸出把锋利的匕首，过来整理我的长发。

“多么美丽的头发！”他再一次称赞，不住用手掌托起细看，“闪着重重蓝影，这头发简直是有自己的生命！”

我哪里还有力气理会，浑身由里至外冰凉空虚，眼神无助地看他，欲哭无泪。

“是不是很冷？”他问我，“饿不饿？”

饿？我这才明白过来，原来，这种搜肠刮肚难受的空虚是饿，立刻拼命点头。

他放下匕首，神秘一笑：“等一会儿，我会送你礼物。”

他走了。不，准确地说，他跃身走了，体轻如燕，在林中飞蹿，每一跳起，要过很长时间，才下地换力。

黑夜笼罩住我，抬起头来，满眼星辰明月，再往四处打量，我是坐在墓碑堆里，星星磷火在远处上下飘荡，暗淡清冷孤寂，可是，我却并不害怕。

我觉得自己也像是一块石头，冰凉僵硬，可我的腹中虫噬般地抓痒钻心，似有一堆无形的小嘴在里面吸吮寻食，它们遍觅不到，便露出细小的牙齿，一点点地叮咬狠刺，我熬不住，痛苦地呻吟。

等他回来时，我已在地下翻滚，手指抠着石块，几乎要折断成几节，面孔在粗石上狠狠擦过，也不知道会有疼痛。他不一个人，手里还抓着一个年轻人。

见我疯狂，他放下猎物，俯身来问：“你觉得怎么了？”

我哀哀地叫，声音凄厉，双手乱抓乱舞，无法回答出一个字。



“别急。”他安慰我，一把将身后那个悚悚发抖的人拉过来，拧起他颈子，如别转只鸡头，扭送到我面前。

“乖，喝一口。”他说。

我哼声睁眼，看了一眼，又闭上眼睛不肯。

他怒了，猛伸过头来，自己露出尖利长牙，一口咬上去。那人痛声大呼，四肢拼命挣扎，鲜血立刻喷洒在我们脸上。

“张嘴！”他暴喝，用力拧着他。

我紧咬着牙，唇上却已感到了那股液体，血香刺激得我浑身发抖，不由自主，嘴微微张开条缝。

他满意地笑了，手上使劲，那可怜的人大声惨叫不绝，鲜血喷得我一身。

有几滴溅进嘴里，触在舌头上，立刻自己滚下喉去，鲜美温热得令我再也忍不住，不知不觉张了嘴，堵上去，“咕咚咕咚”地狂饮不放。

“慢点。”他满意地笑着，一手抚着我的长发，另一手也松了劲，让我自己按着那个男人，不住地猛吸。

这一顿饱餐，直吸得那人眼珠翻白，痉挛抽动，一滴血也没有浪费，统统进了我的肚子。

我沉沉地贴在地上，一动也动不了。

“感觉怎么样？”他微微地笑道，“反哺后的身体是特别需要血液的，否则你就会干枯至死。”

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，可是突然发觉不对，伸手摸索在唇上，我失声大叫起来，我的面上，赫然竟也有了两支尖尖的牙齿。

我拼命用力，想扳断这异物，可是它如同生了根，坚固有力，



倔强不屈。

“你干什么？”他皱皱眉，上来拉开我的手，“难道刚才你没有发现自己的变化？”

“这是什么？”我哭叫挣扎道，“你把我变成了什么样子？”

“是暗夜一族，”他边制服我边道，“我们是黑夜的主人，加入了我们，便会有无尽的美貌与生命，人类渴求了一生的东西，现在，你都已拥有了。”

见我听不进去，他也懒得多说，站起来抓着我头发，一路拖到一湾泉水边，强捺着我的头，往下看。

“来，”他说，“看看你现在的样子。”

我被大力制服着，借着明亮的月色，看到水里有一个女孩子，她的头发披散如蓬头鬼，面孔像羊脂玉一般的白腻，有着星辰般的眼眸和无血色的双唇。

“满意吗？”他贴在我耳旁低低地笑道，“你的美丽再也不会枯萎，从今天起，每时每刻，你都如鲜花般的芬芳。”

“我要回家。”我呆了半天，哀求他，“不管你把我变成了什么，求求你，放我回家吧。”

他仰天大笑起来。“怎么可能？你已成了我的族人，人类只是我们的猎物，你回不去了，就算回去，他们也不会放过你的。”

趁他不注意，我拔脚就跑。出乎意料，我跑得如飞一般轻盈，双脚只一点地，便可跃上半空，借着风向，像一只巨大的风筝。

他并没有追来。

我一路夺命狂奔，辨不清东西南北，丛丛树林在身边呼啸而过，头上明月紧紧相随。跑了很久，我才发现自己来到了离城很远的一



片山林里，每年，父亲都会带我到这里打猎，再过去，便是狩猎休息的驿馆，从这里到家，通常要有一天的路程。

可现在，我已完全不同，这些路，不过花了半炷香的时间。

我含着泪，冲进去，看门的仆人只眼一花，便见我进了郡守府。

已是四更天时分，郡守府灯火通明，大堂里，父母面容悲伤，坐在里面叹息，见我狼狈奔入，所有的人都立了起来。

“姬儿！”父亲大喜若狂，上来抱住我，“你到哪里去了？到底怎么一回事？”

我扑在他怀里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父亲努力地哄我安静下来，不住追问：“出了什么事？那个抢你的人呢？”

“郡守大人，”一边有人说话，“小姐才回来，又受了惊，还是不要强迫追问的好。”

他走过来，却是我的夫婚夫杰，他是个瘦削英气的年轻人，满面关切的神情，凝视我，轻轻说：“大人，朱姬是我的夫婚妻，不管出了什么事，她都是的。”

“好。”父亲又是欢喜。母亲也已走上来，紧紧抱住我，含泪叹息：“事情都过去了，姬儿，别太伤心。”

他们以为我出了什么事？我低头看自己衣裳不整的模样，抬起头，看到母亲躲避心痛的眼神，终于有些明白过来。可是，现实比想象的更残酷，他们根本料不到，我虽然没有被强暴，但已彻头彻尾地变成了一个怪物。

“父亲……”我说，喉头咯咯地响，却再也说不下去。

“大人。”看门的一众仆人已奔了进来，他们神色惊慌，小心



翼翼地看着我，不敢靠近，只是对着父亲惊魂未定地说：“小姐她……”

我眼光转过去，他们顿时噤声，不敢再多话。

“算了。”父亲不明就里，叹气道，“今天发生的事情，你们所有人，一个也不许吐露出去，否则，我决不轻饶。”

“是。”所有人低下头来，齐声答应。

“来人，快扶小姐去休息。”父亲吩咐下人，又向杰抱拳，“中郎将也等了半日了，天气不早，今夜也不必回府了，在我府里安歇一晚。明日，我们将姬儿的婚事再商榷一下。”

他还是不放心，怕杰后悔。

我随着婢女回房，她们端来热水为我擦身。说也奇怪，我的衣裳上血迹划痕累累，可身体上一点伤处也没有，哪怕是一丝小小的伤口也见不到。

婢女们心里奇怪，面上却不敢说什么，为我净身换了衣裳，才出去了。

我睡不着，遥遥更漏声传来，我知道，不久便要天亮了。



2

黑暗中我无论如何也睡不着，房间不大，我开始在里面走来走去，说不清楚的烦闷抓心，一刻也停不下来。

暴躁中，我推开窗，跳了出去。

窗外便是花园，我隐身进了花丛，在繁枝密叶围簇中才稍觉安心。脚尖轻点，如只暗夜的鬼魅，在园中蹿过。

圆月半遮，乌云几堆，花园里静无一人，但我此时分外眼明耳厉。远处有人声传来，我身不由己寻觅而去。

所有的楼宇沉浸于昏黑，只有父母的房中透出亮光，房里有人声正激烈交谈。我跃过去，贴在墙上，从窗缝往里瞧。

房中挤满了人，父亲、母亲、杰，地上还跪着看门的屈伯和我的贴身侍女香球。

“大人，小人实在不敢撒谎，刚才我眼一花，小姐便飞进了门，还有她看我的模样……”屈伯喃喃地说不下去了。

“是的，大人。”香球也来证明，“小姐看上去虽然和以前一样，可浑身有种说不出的怪异，她身上冰凉冰凉的，就是用热水洗过也暖和不起来。”

母亲脸色发白，无助地看向父亲。“难道真是这样？”她几乎



要哭出来了，“姬儿真是被鬼怪附了体？老爷，我们快去找个道长来画符驱妖吧，好歹救救姬儿的性命。”

父亲不响，只抬眼看杰。

杰立刻上前一步，施礼道：“大人，此事不宜宣扬。依我看，也许先不急着找道长来，如果是鬼怪附身，用新鲜黑狗血一泼便知。”

“不错。”屈伯立刻在地上应声，“小人自己就养了一条黑狗，马上便可取出热血来。”

面对杰坚定的目光、下人们恳求的表情，父亲终于无奈地点头：“好吧，来，我们商量一下，如何布置安排。”

我无力地靠在墙上，听房里的人算计对付我的方法，一时胸中翻涌悲伤。是不是要进去向他们说明？还是由他们用肮脏的狗血来泼我？

此刻，快天亮了，四周漆黑伸手不见五指，那种烦躁恐惧的感觉又攀爬上我的心头，如有隐敌伺机在身旁，立刻就要张牙舞爪上来，可是我看不见，摸不到。这种感觉压迫着我，渐渐膨胀，我忍不住呻吟了一声。

“谁？”房里的杰听到，他抢先一步蹿出房来，见到我，顿时呆住了。

我苍白狼狈地看他。这是我们第三次见面，记得他曾那样惊艳的目光追随我，上翘的唇角勾起一圈又一圈的浮想连翩，可是现在，他的眼中鬼影憧憧，每一只影子都是我在逃窜。

“姬儿！”父母奴婢们也跟出房外，父亲叹息着唤我，一边杰已使了个眼色，屈伯识相地退下。

有什么事情还瞒得过我？他们所有人的细微动作，在我眼里饱



胀到盈溢，然而我不声不响，装作不知。也罢，还是让他们泼一泼吧，如果狗血能试出我是什么，我也很想知道，自己究竟变成了什么东西。

“姬儿。”母亲低声唤我，她上前半步，立刻便被杰挡在了面前，我可怜的母亲泪珠欲滴，偏偏又要强作镇静。

我们僵持了半晌，还是父亲柔声问：“姬儿，晚上睡不着吗？”他这是在虚假地漠视我的行径，想稳住我好施展试妖的法器。我更加难受，父亲呀，为什么要同我客套，我情愿默默地等待，等你将污血洒在我洁净花瓣似的面上。

我牢牢地闭上了嘴唇。

安静下来，可以听到许多不同的声音——远处有打更人疲惫的脚步在划过青石板地面；东街的豆腐坊已经开始运作；而郡守府里，院落一角有动物在低嚎，它发不出声来，某人用布袋捂住了它的脑袋，然后，刀出鞘声，再后来，是水溅铜盆的声音——我点点头，黑狗血已经准备好了。

唉，温热新鲜的血，只一转念，便令我莫名地兴奋。

短短的时间，他们不知道，这一瞬间，我等了很久，不仅仅是因为情景难堪，不仅仅是因为我变身后的敏感迅捷。乌墨浓郁的夜色中，我是一只紧张的困兽，不明白自己在害怕什么。

屈伯端着铜盆，小心而蹑手蹑脚，他已来到了我身后，这时，父亲问我是否有不适的感觉。

我摇头，不适？还是您更多一些吧。

不用回头，污血已漫天洒下，好一场腥风血雨，扑过来，兜头盖脸。众人惊呼，我依旧不声不响，隔着血衣，沉静地观望他们。



“没有变身！”父亲狂喜，他冲上来拉我的手，“姬儿呀，不要怪为父鲁莽，这一切，全都是为了你呀！”

我看着他的面孔，说话时，额头青筋暴起，一突一突，连接到颈旁，还有他拉我的手，腕上脉络澎湃暗流汹涌。脸上的黑狗血污秽却浓香，我突然管不住自己，伸出舌头，在脸上舔了一记。

“啊！”父亲惊骇大叫，他立刻丢了我的手，一路向后退去。

黑狗龌龊，鲜血却是甘美，不知不觉，两枚小小利齿崭露头角，沿着红唇柔顺地垂立。我悲哀地看着众人，他们退后狂呼，拥挤中母亲受惊翻倒在地。

杰毫不犹豫，抽出腰下长剑，挺身向我刺过来，边刺边喝：“大人小心，让我来对付这妖孽。”

妖孽！我被这扑面而来的喝声一击而中。剑锋闪光，它刺在我身上，抽出时，伤口已经痊愈。

“天啊！”耳旁轰鸣，是杰和众人的声音。我只能无泪地看他，他根本不知道，我早已经被刺伤，只是不在身上。

刀光闪闪，郡守府的侍卫闻声而来，这些曾经保护过我的人们，此刻虎视眈眈，剑拔弩张。

我觉得难受，如一块巨石压在身上。天空中有东西将出未出，它已在遥遥怒吼，气鼓鼓喷薄欲发。我承受不住重负，慢慢蹲下身，抱住膝盖，面色惊慌失措。

众人见机行事，立刻呼声奋起，气势汹汹斩杀过来，每一把刀都走得准确无误。

我不想躲，躲开了这一次，以后不知道还会有多少次。

